

# 统万城文化溯源

杨满忠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 河北 保定 072002)

**摘 要:** 从统万城历史发展各个时期的政权变更、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等方面入手, 可以看到统万城文化积淀发展的脉络。统万城体现的历史文化特征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尤其是匈奴、鲜卑文化, 党项西夏文化与华夏汉文化融合的结晶, 对统万城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与旅游开发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统万城; 文化积淀; 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0491(2007) 02- 0089- 04

收稿日期: 2006- 11- 08

**作者简介:** 杨满忠(1956- ), 男, 宁夏固原人, 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夏、回族历史文化与古籍整理研究。

统万城是我国南匈奴后裔赫连勃勃在鄂尔多斯高原牧区与陕北黄土高原农业区之间建立的最后一座匈奴都城, 也是我国历史上南匈奴最后一次强盛与汉化的里程碑。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积淀最多、最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古城。她曾积淀的匈奴、鲜卑文化与唐、宋时期党项西夏文化及西羌、吐蕃、回鹘、契丹、汉文化是极为丰富灿烂的, 可以说对于我们研究匈奴、鲜卑历史文化, 党项西夏文化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综合作用来看, 统万城不但是匈奴、鲜卑文化的象征, 党项西夏文化的象征, 也是匈奴、鲜卑民族文化、党项西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象征, 她对于朔方一带的鄂尔多斯高原、阿拉善高原、陕北高原、宁夏平原以及甘肃陇东、陇西、河西走廊, 青海高原的河湟一带, 产生了极其深远的重要影响, 在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筑、科技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了更好地探讨统万城历史文化积淀的丰富内容, 找出文化积淀的历史进程、文化层面、重要特征。以便于对统万城体现的整体的、特色的文化进行系统地研究总结, 进一步搞好统万城文化遗产的研究、保护和文化旅游开发, 我们从统万城历史发展的各个时期的政权变更、民族融合、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入手, 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

## 一、统万城文化积淀期的划分

统万城的古代民族文化积淀期长达 812 年, 经历了赫连夏、北魏、东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十国、宋、辽、金、拓跋夏十余个朝代, 积淀了极其丰富的匈奴、鲜卑、氐、羌、党项、吐蕃、回鹘、契丹、女真、汉等多元民族文化内涵。从民族文化特征与历代帝王、诸侯管理的情况看, 笔者认为, 统万城主要经历了三个典型文化积淀期: 一是匈奴、鲜卑文化积淀期; 二是汉族文化积淀期; 三是党项西夏文化积淀期。这三个时期也可以称为统万城的前期文化、中期文化与后期文化。前期文化, 即匈奴、鲜卑文化期, 共 172 年。其中, 匈奴文化期从赫连勃勃建都统万城到其子赫连昌亡夏失统万, 共积淀了 18 年(407—425)。鲜卑文化期从北魏、东魏、西魏到北周四个朝代, 共积淀了 146 年(公元 425—581)。中期文化, 既汉族文化期, 从隋至初唐、中唐、晚唐后期(僖宗中和元年)共积淀了 300 年(581—881)。后期文化, 即党项西夏文化期, 从晚唐僖宗中和元年, 经五代、十国、宋、辽、金、夏到成吉思汗灭西夏(881 年—1227), 共积淀了 346 年。在这三个典型文化期的积淀中, 匈奴、鲜卑文化, 党项西夏文化最具特色, 其中, 党项西夏文化历时最长, 积淀的文化内涵最为丰富。

前期的匈奴、鲜卑文化期, 也可以叫做原始文化期, 即以匈奴、鲜卑文化为主的汉文化结合体。

匈奴、鲜卑文化,本属同源文化,特色相近。鲜卑文化源头本是东胡文化。东胡文化与匈奴文化本为一体,因匈奴人自称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sup>[1]</sup>(卷49匈奴传)。汉时,东胡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后东胡分为乌桓与鲜卑,乌桓为曹操所破,余众迁入中原汉化。而鲜卑在东汉末时,助汉击北匈奴,后北匈奴败而西迁,鲜卑随之占居匈奴之地。三国时鲜卑大量迁入内地。西晋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英勇善战的鲜卑民族在内地,相继建立了魏、西魏、燕、西秦、南凉、吐谷浑与北周政权。

赫连勃勃在筑统万城时,正是鲜卑强盛之时。虽然统万城也可以名曰“匈奴城”,实际上以汉文化为主的鲜卑特色文化更加浓厚。其原因,一是真正负责统万城勘探、规划、设计、施工、检查、管理的领作大将不是匈奴人,而是勃勃的宠臣鲜卑人叱干阿理。勃勃流亡时,阿理曾对勃勃有救命之恩,勃勃也对阿理十分宠信,因此委以统万城的筑建规划、施工与总监督管理工作。二是勃勃手下的军士主力大部是鲜卑族。三是赫连夏亡国后,北魏、西魏、北周的鲜卑拓跋氏、宇文氏统治达140余年,积淀的鲜卑文化更深。

中期的汉文化期,也可以叫做中和文化期,即隋唐文化对统万城原有的匈奴、鲜卑文化的二次中和。这一时期,隋唐文化在高强度融合升华本国突厥、吐蕃、吐谷浑、契丹等多民族文化的同时,进一步吸纳了印度、大食、波斯等文化,达到了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辉煌。这种鼎盛、辉煌、豪迈、宏阔、建康、开放的风格,对统万城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积淀了丰富的汉唐文化。虽然这一时期发生的安史之乱与黄巢的农民起义,对统万城的文化积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夏州的人户从唐玄宗开元的6132户减到唐宪宗元和的3100户,但作为朔方重镇的夏州统万城文化并未受到太大的损失。

后期的党项西夏文化期,也可以叫做新质文化期,即党项文化与匈奴、鲜卑、回鹘、吐蕃、契丹、汉文化融合产生的新而独特的、绚烂辉煌的西夏文化期。这一时期可以分为同化期、孕育期、更生发展期、鼎盛期、衰落期。

同化期是指从晚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党项拓跋思恭封据统万城,经五代十国到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共116年,主要是唐、五代文化对统万城匈奴、鲜卑、党项、吐蕃、回鹘文化的同化与融

合。

孕育期是从宋至道三年(997)宋真宗封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到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李元昊继位,共35年,主要是宋、契丹、汉文化与党项文化的融合。

更生发展期是宋明道元年(1032)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的李元昊、谅祚、秉常时期,共54年。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特点是李元昊公开抗宋,建立大夏王国,令秃发,定服饰,立军名,造番书,更礼乐,设番,汉文字院。尤其是创西夏文字,立党项番礼,纳番汉僧贤,融佛儒文化,奠定了西夏文化的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

鼎盛期从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到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经乾顺、仁孝、纯祐三代,共120年,这一时期,由于外戚专权结束,党项皇权确立,尤其是乾顺、仁孝在位时间最长,乾顺寿56,在位54年,仁孝寿70,在位54年,是西夏历史上执政最长的皇帝,对西夏社会的长期稳定,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统万城灿烂辉煌的党项西夏文化再次积淀达到了高峰。

衰落期从到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李安全篡位至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李睨降元灭国,共21年。这一时期,由于皇权分裂,政治衰败,辽亡金兴,战事频繁,尤其是蒙古的六次伐夏,严重影响了统万城西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夏乾定三年(1226)10月,元东路军攻破夏州,统万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灭夏后,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原有居民的离散,自然环境的恶化变迁,统万城逐渐被废弃。

## 二、统万城文化积淀的重要特征

统万城的文化特征有三大重要层面:一是前期以匈奴、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结合的特征;二是中期以隋、唐文化与前期的匈奴、鲜卑、汉文化叠加融合的特征;三是后期的党项西夏文化与前期、中期文化再次叠加更生的特征。

1.前期文化特征。由于鲜卑文化与匈奴文化特色相近,属同源文化,因此,统万城的前期文化特征是匈奴文化、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结合体。从文化的物质层面来说,统万城的建筑布局是以汉文化特征为主体的匈奴文化与鲜卑文化的结合体。从文化的精神层面来说,与统万城建筑文化内涵互映的人群精神生活,是以匈奴文化、鲜卑文化特

色为主体的汉文化的结合体。

统万城的建筑布局是在吸收周、汉都城建筑礼仪文化的基础上,主要参照长安、洛阳的模式而建。根据勃勃时期胡义周的《统万城铭》可知,统万城内的建筑主要有五郊之祀、七庙之尊、左社右稷、东庠西序、太一明堂、永安别殿、露寝离宫、阖闾象魏、辟雍亭观、温宫凉殿、廊屏秘室、楼榭阁台、华林灵沼、驰道苑园。所建庙、堂、社、稷、宫、殿、楼、阁、台、榭、亭、廊“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彩”<sup>[12] (P328)</sup>。其中“温宫胶葛,凉殿峥嵘,络以隋珠,絳以金镜”;还雕虬兽、镂龙螭、莹宝璞、饰珍奇,雄奇壮美,富丽堂皇,玲珑峻巧,华章天然。“虽曦望互升于表,而中无昼夜之殊,阴阳迭更于外,而内无寒暑之别。”“城之四隅皆有“堞楼”,其中西南的“九堞楼”,高达32米,“高构千寻,崇基万仞,玄栋镂椳,若腾虹之扬眉,飞廉舒弩,似翔鹏之矫翼”。<sup>[13] (P376)</sup>城之外的建筑主要有密而极长的马面,共37座,不但成统万城外围的精美装饰,还是极为科学的坚固的军事防御工事。这些都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征。

作为匈奴文化、鲜卑文化主要体现在以统万城为主体的人群生活方面。如匈奴、鲜卑的民居、服饰、建筑、礼俗、宗教、狩猎、艺术包括音乐、歌舞、绘画、雕塑、工艺、美术等。统万城的匈奴文化、鲜卑文化经过赫连夏、北魏、东魏、西魏、北周五个朝代172年的积淀,特色十分鲜明,但由于统万城在元代被毁并逐渐被废弃,作为反映统万城匈奴、鲜卑文化特征的实体如壁画、器皿、特色建筑、音乐、歌舞等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需进一步通过文献考证,文物考古,田野调查,综合对比研究。

2.中期文化特征。主要是以隋、唐汉文化为主并对回鹘、吐蕃、契丹、印度、大食、波斯、希腊等文化叠加与融合。这种融合与影响对统万城来说,主要在音乐、舞蹈、服饰、绘画、礼俗、器用、宗教等方面。回鹘文化的源头是突厥文化,突厥是匈奴的别种。回鹘在唐代分三支:高昌回鹘、甘州回鹘与沙州回鹘,这三支都对统万城有一定的影响。安史之乱爆发后,唐肃宗在宁夏灵武继位后借回鹘、大食兵,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的配合下,与迁居灵、夏一代的党项兵平定了安史之乱,一些回鹘、大食人曾长期留居灵、夏一带。再者,夏州统万城不但是秦、汉、唐以来,河西走廊通向山西西城的东西主

道,内蒙五原通向关中西安的南北主道,还是夏州一带东、西、南、北交通的交汇中心,汉、唐丝绸之路的支流商道。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殊地带,具有极强的吸纳、融合与辐射的作用。吐蕃文化是西羌文化、鲜卑文化,汉文化与印度文化等的融合体,唐时吐蕃大量移居环、庆、灵州一带,与党项接邻,关系密切,对统万城产生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大食文化、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先在玉门关、阳关以西的西域(今新疆一代)融合后,逐步东渐于河西走廊、关中、塞上一带。

3.后期文化特征。主要是以党项文化为主与汉文化、契丹文化、回鹘文化、吐蕃文化、女真文化等文化融合形成的西夏文化。首先党项文化是古西羌文化、鲜卑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体。古西羌文化源远流长,从商、周到北周,在西北民族文化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至北周灭宕昌后,生活在青、藏、川、甘毗连地带的党项羌迅速强大起来。唐太宗命李靖破吐谷浑后,党项八部强族等降唐,安居生活在青海河湟、河曲,甘肃的临夏、甘南、陇西、陇东、陇南,西藏的东部,四川的川西北一带。后吐蕃强盛胁迫,唐玄宗时迁入庆州、靖边一带,后又迁入夏州、银州一带。从此,党项羌在拓跋氏族的领导下,努力学习汉文化,在与唐朝保持亲密关系的情况下更加强大起来,为党项文化的发展、西夏的建国创造新的西夏文化,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与军事基础。

鲜卑文化是匈奴东胡文化发展演变的分支。鲜卑族在三国、西晋时,从东北的大兴安岭以北不断东迁,进入塞上、河套平原、关中平原、河西走廊、青海高原后,相继在山西大同,河南洛阳,陕西西安,河北北京,青海河湟、西海,甘肃榆中、武威,宁夏银川,建立魏(鲜卑拓跋部)、西魏(鲜卑拓跋部)、燕(鲜卑慕容部)、西秦(鲜卑乞伏部)、南凉(鲜卑秃发部)、吐谷浑(鲜卑慕容部)、北周(鲜卑宇文部)、夏(党项——鲜卑拓跋氏)8个政权,其中拓跋部建立的北魏最为强大。后北魏分为东魏、西魏。西魏又被北周的宇文部所代。北周、隋、唐对鲜卑、党项民族与文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北周武帝时命大将田弘、李贤、破宕昌、邓至,羌人、鲜卑拓跋等西遁至党项羌地区,党项始强。隋文帝代北周而起,逐步统一了北方,结束了鲜卑族长达近200年的割据统治。由于党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以掠夺为常,多降而复叛,经常扰边,故隋文



帝多拒而不纳。隋炀帝时破吐谷浑,收“西平、临羌城(青海西宁西)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的土地。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郡下设县、镇、戍多处,迁徙全国轻罪之人充实新郡县,开垦屯田。”<sup>[4]</sup>(P51-52)再一次迫使鲜卑拓跋等部进入党项地区,使党项再度强盛。后隋末大乱,边地失控,氐、羌、鲜卑、全国轻罪之人等混杂融合于党项地区,使党项人口大增,更加强盛,逐渐形成党项八部,其中除七部是党项羌外,最强大的拓跋部是东北鲜卑拓跋族的后裔。因可以说党项文化是鲜卑文化和西羌党项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体,也是西夏文化的核心。

契丹文化对党项文化的渗入,主要是从李继迁开始到西夏建国的前期、中期和后期的前一阶段。契丹文化也是东胡文化一支,“契丹,本东胡种”<sup>[5]</sup>(卷 219 契丹传),其“髡法左衽”,居无定处,车帐为家,马逐水草,人仰乳肉,“发式、葬俗、语言等特征,与乌桓鲜卑等基本相同,属于同一族系”<sup>[6]</sup>(P268)。他们原住潢水(今西喇木伦河)以南,土河(今老哈河)以北,因重“其富以马,其强以兵”<sup>[7]</sup>(卷 59 魏志序)的旧俗,在唐末五代迅速崛起,活动范围“东距高丽、西奚,南营州,北靺鞨、室韦,阻冷陁山以自固”<sup>[8]</sup>(卷 219 契丹传)。公元 907 年,耶律阿保机登上帝位,建立辽朝。从此,辽朝作为我国北部强国,“斥地万里”,“人口达 100 万”<sup>[9]</sup>(P271),统治达 210 年之久,与西夏统治时期大致相近。1125 年,辽被金国的女真族所灭。在李继迁联络地斤泽(内蒙鄂尔多斯高原一带)党项旧部起兵抗宋,到辽朝灭亡的 140 年

中,夏、辽一直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尤其是李元昊建国的一系列文化措施,除受宋朝的影响外,主要受辽朝契丹文化的影响,如秃发令,创番字,立礼乐,定服制,重佛事等。这些无疑对夏州重镇统万城文化渗透与积淀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回鹘文化、吐蕃文化主要是对西夏党项族在佛教方面的传播与渗透,表现在寺庙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佛教工艺、佛事礼俗活动等方面。除了这些外,统万城的后期文化还受到了女真文化的影响。女真人自古生活在史称“白山黑水”的长白山、松花江与黑龙江流域一带,其先“出自靺鞨氏,号勿吉”<sup>[10]</sup>(卷 1 世纪第一·世纪)是鲜卑后裔,唐征高句丽时,靺鞨四散迁徙,后形成勃海靺鞨、黑水靺鞨。辽朝强大后灭勃海靺鞨,将勃海靺鞨、黑水靺鞨同时南迁,并称黑水靺鞨为女真,“其在南者籍契丹,号熟女真;在北者号生女真。”<sup>[11]</sup>(卷 1 世纪第一·世纪)辽代后期,对女真压迫残酷,激起女真的反抗,其中女真完颜部逐渐形成核心。辽末时,乌古乃之后阿骨打袭位后,“意气雄豪”,率众抗辽,多次大败辽军。辽天庆五年(1115)正月,阿骨打继皇帝位,国号大金。1125 年,金国灭辽,成为强国,并与宋缔约划界。于是西夏王乾顺,先于辽灭亡的前一年称臣于金。1140 年金封仁孝为夏国王,1194 年金又封仁孝子纯祐为夏国王。从西夏称臣于金的前 80 余年中,夏、金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统万城有一定的积淀与影响。后 20 余年,西夏与金破裂,相互攻伐,直至蒙古灭夏,使统万城的文化遭到了一定的破坏。

#### 参考文献:

- [1]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2] 北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 晋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4] 中国通史(第二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 [5]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6] 罗贤佑.元代民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
- [7] 辽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8] 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责任编辑 方建春]